

## 合肥张家四姊妹:

## 最后的民国淑女

日前,旅美作家苏炜的新著《天涯晚笛:听张充和讲故事》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。7月13日,苏炜携新书亮相北京彼岸书店,与读者分享了与张充和相处的点点滴滴,也让我们再次重温了合肥四姊妹美丽、典雅的人生世界。

合肥张家元、允和、兆和、充和姊妹深受传统文化浸染,有着极高的文化和艺术修养,她们平和温润、知书达理,昆曲、书法、丹青、诗词无一不精,皆有才女之名。

中国近代史上的名门望族——合肥张家四姊妹深受传统文化浸染,有着极高的文学和艺术修养,合肥四姊妹的美丽当时在苏州乐益中学(四姊妹父亲张武龄创办)教书的叶圣陶曾这样评价:“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,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。”而娶了这四位才女的幸运儿分别是昆曲名家周传珩、语言学家周有光、文学大师沈从文和德裔汉学家傅汉思。

## 张家有女初长成

合肥张家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名门大族,与同乡李鸿章家族齐名,张家的发迹人物、四姊妹曾祖张树声也是李鸿章的淮军老人,与李关系密切,称得上是休戚与共。张允和夫君、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谈及岳父家族时说:“张树声是跟随李鸿章打仗出身的,‘张家’与‘李家’相并列。李鸿章因母亲去世,清朝大官允许回家守孝三个月,李鸿章回乡丁忧的时候,职务就是由张树声代理的。张树声的官做得很大,任过直隶总督、两江总督、两江总督。所以下一代人也做了很大的官,到第三代张允和的父亲张武龄,生于清朝末年,受了新思想的影响。他知道家里有钱、有地位,但总这样下去不行,就决定离开安徽,到苏州兴办新式教育。1921年他在苏州办乐益女子学校,很成功。他跟蔡元培、蒋梦麟等当时许多有名的教育家结成朋友,帮助他办学校。他不接受外界捐款,别人想办法找捐款,他恰恰相反,有捐款也不要。”

张武龄是张树声的孙子,是一位开明的教育家,醉心于平民教育,受蔡元培先生影响,在苏州创办平林中学和乐益女中,推动女子教育。乐益女中是所新式学校,取“乐观进取,裨益社会”之意,学生剪短发,开运动会,演话剧,引领风气之先,学生们还演出过郭沫若的《棠棣之花》、莎士比亚的《威尼斯商人》等知名话剧。

光绪三十二年(1906年),张武龄与扬州名门之女陆英成亲,据说结婚时陆府的“嫁妆队伍从四牌楼一直延伸到龙门巷,足足排了十条街”。

张武龄婚后育有四女六子,四个女儿名字分别是元和、允和、兆和及充和,名字都长了两条腿,既寓大后女儿要嫁人随夫走,也寓女子须自立,要走自己的路;而六个儿子则分别取名宗和、寅和、定和、宇和、寰和、宁和,都带“家”字头,意思是男孩要留在家里——由此也可看出张武龄是位相当风趣的有心人。

张家的四位美丽千金很快便出落成婷婷少女,张武龄让她们学习昆曲,苏州是昆曲故乡,有地利之便。周有光回忆说:“张家四姊妹小时候学昆曲。当时昆曲是最高雅的娱乐,因为过年过节赌钱、喝酒,张武龄不喜欢这一套,觉得还不如

让小孩子学昆曲。小孩子开始觉得好玩,后来越来越喜欢昆曲,昆曲的文学引人入胜。昆曲是诗词语言,写得非常好,这对古文进步很有关系。”

## 谁娶了她们

## 都会幸福一辈子

四姊妹一生最大的亮点当然是她们的爱情。大姐元 and 文静端庄,仪态优雅,属于典型的大家闺秀。在上海大夏大学读书时便有“大夏皇后”之称,追求者自然不在少数,却无一人入她法眼,直到后来结识了风流倜傥的昆曲名伶顾传珩。

二人的相识颇具浪漫色彩。元 and 一生痴迷昆曲,当时正与二妹允和等一些女孩子学唱《牡丹亭》“拾画叫画”一折。戏中柳梦梅在园里看到杜丽娘的画,不觉情深意缱,这段近半小时唱念,正是顾传珩拿手好戏。但顾传珩当时在上海唱《牡丹亭》却没有这一折。正值韶华的张元和深为柳梦梅的痴情所感,极想知道舞台上“拾画叫画”是什么样,便给顾传珩写了一封信,希望能加演这一折。顾接信后很快就回复,同意在大世界上演“拾画叫画”一折——于是便有了张元和与顾传珩的初遇和相恋,这一年,张元和22岁,顾传珩20岁。

关于这段往事,周有光至今还记忆犹新:“张元和在上海读大学,人漂亮,读书也好,是大学里的‘校花’,被捧得不得了,再加上张家地位,对她的婚姻很不利,一般男孩子不敢问津。所以,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朋友。后来,张元和非常喜欢昆曲,擅唱擅演,而顾传珩是当时著名的昆曲演员。张元和因为喜欢昆曲和顾传珩相识,顾传珩想追求她,她不敢接近顾传珩,因为当时演员的地位很低。所以拖了很多年,到抗日战争的时候才在上海结婚。”

四姊妹中老二允和结婚最早,她与周有光的恋爱也是水到渠成,波澜不惊。当时两家都在苏州定居,周有光的妹妹周俊人在乐益女中读书,与张允和同学,允和常常到周家来玩,与周有光自然而然也就认识了。

后来周有光到杭州教书,恰好张允和也到杭州之江大学借读。就这样在美丽的西湖边,张允和和周有光开始了恋爱旅程。多年后,周有光忆及当年的旧事仍津津有味:“杭州地方比较小,又方便,附近又好,我们周末到西湖玩,西湖是最适合谈恋爱的。有一个星期天,我们一同到杭州灵隐寺,从山路步行上去。当时恋爱跟现在不同,两个人距离至少有一尺。”

张家姐妹中最有名的恋爱当属三妹兆和了,她与沈从文的爱情可谓妇孺皆知。当时兆和正在中国公学读书,曾夺得女子全能第一名,身后有许多追求者,她把她们编成了“青蛙1号”、“青蛙2号”、“青蛙3号”。她的老师沈从文也是众多“青蛙”中的一员,二姐允和曾笑沈从文说他大概只能排为“癞蛤蟆第13号”了。对于沈从文的这段爱情,梁实秋在《忆沈从文》一文中记述甚详:“英语系的女生张兆和女士是一个聪明用功且秉性端庄的小姐,她的家世很好,多才多艺的张充和女士便是她的胞姊。从文因授课的关系认识了她,而且一见钟情。他会写信,以纸笔代喉舌。张

小姐实在被缠不过,而且师生恋爱声张开来也是令人很窘的,于是有一天她带着一大包从文写给她的信去谒见胡校长,请他做主制止这一扰人举动的发展。她指出了信中这样的一句话:‘我不仅爱你的灵魂,我也要你的肉体。’她认为这是侮辱。胡先生皱着眉头,板着脸孔,细心听她陈述,然后绽出一丝笑容,温和地对她说:‘我劝你嫁给他。’张女士吃一惊,但是经不住胡先生诚恳的解说,居然急转直下默不做声地去了。”

真正让兆和倾心的还是沈从文曼妙的情书,“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,看过许多次数的云,喝过许多种类的酒,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”——如此妙文哪个少女不陶醉?

张家小妹充和最后嫁给了曾在北大教书的汉学家傅汉思,傅汉思是世居德国的犹太人,在加州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,到中国从事中国历史、文学的研究和教学。1949年初,张充和与傅汉思赴美定居。

## 民国最后的闺秀

抗战初期张武龄避难老家肥西乡下,死于疟疾,四姊妹也在战乱中各自奔忙。1949年江山易手,周有光、沈从文夫妇留大陆,张元和伉俪去了台湾,张充和与傅汉思远渡重洋到了美国,四姊妹三地分隔,直到1980年才重新聚首,此时张元和夫君顾传珩已逝去多年。

丈夫去世后,元 and 又复出票戏。后来她定居美国,办曲社,唱昆曲,并常与曲友一起登台义演——元 and 一生都生活在戏里,她嫁的其实不是顾传珩,而是典雅的昆曲。

张允和和周有光情深意笃,走过了幸福的一生,夫妻俩喝下午茶的浪漫风采也让年轻人艳羡不已。90岁后,“俏老太太”允和相继出版了《多情人不老》、《最后的闺秀》和《张家旧事》,为后人留下了自己的记忆。2002年8月,张允和去了,深爱她的夫君周有光一直陪在她身边,双手紧紧相握。

四姊妹中兆和的命运最为坎坷。1949年后,沈从文被剥夺了写作的权利,放下笔后的沈从文感到无所适从,他选择了一种最激烈的抗争方式:1949年3月28日,他用那双曾写下《边城》、《长河》等曼妙文字的手割破颈子,又喝了一些煤油。后来虽然被抢救过来了,但从此脖子上却留下了“刀割的痕迹”。此后,每一场政治运动都没有放过这个来自湘西的“乡下人”,1988年5月10日,饱经沧桑的沈从文安详离世,回到了他魂牵梦绕的湘西。

沈从文去世后,张兆和对两人之间的婚姻做了一个总结:“从文同我相处,这一生,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?得不到回答。我不理解他,不完全理解他。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,但是,真正懂得他的为人,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,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。过去不知道的,现在知道了;过去不明白的,现在明白了。他不是完人,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。”

如今,张家姐妹唯一在世的张充和已整整100岁了,百岁生日那天纽约昆曲社以一台昆曲为她祝寿。充和仍然穿旗袍,花白的头发盘在后颈,绕成一个松松的圆髻,旧式的发型描述出往日的沧桑。生活原来还可以这样典雅的。

(据《海南日报》)



张家四姐妹合影,元和(前右)、允和(前左)、兆和(后右)、充和(后左)



沈从文与张兆和夫妇



周有光与张允和夫妇